

有些遥远的回忆

——关于李泽厚先生的一些断想

杨又华

看到李泽厚先生遽归道山的消息,隐隐然有一丝绵长的思绪袭来心间,唤起那些关于青春热血、关于思想萌动的遥远回忆,就像一阵古老的天风,拂过秋天深沉的山冈。

追忆似水年华,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们一定会想起两样东西,一个是朦胧诗,一个是李泽厚的书。它们是引燃青春的星火,是鼓荡思想的旋风。诗竟然可以这样写,哲学竟然可以这样谈!那种开辟鸿蒙般的震撼,那种如饮甘露般的愉悦,瞬间充盈莘莘学子的头脑和血管。

作为忝列师门的晚辈,笔者大二时有幸听过一次李泽厚先生的讲座,至今还清晰记得那观者如堵的盛景。我用“观者”而不是“听者”,是符合实情的。多年后,我想大多数人很难再记起李先生当时讲的是啥题目、是啥内容和观点,留在回忆里就是一次对偶像的激动围观。不过,先生那循循焉栩栩焉的样貌是刻在心里了。

不久后,我们更和几个同学一起,以师弟同学请益的名义,去李先生家里做过一次客。谈了些什么也是全不记得了,只记得先生那温蔼的笑容、舒徐的而带磁性的说话声调,那让人如沐春风的气氛,一下就消融了我们这些小学弟学妹的局促和紧张。

得以亲聆警欸,自是我们的荣幸,但我们更应该感念的是李泽厚先生的文字。那个时代的文科学生特别哲学专业的学生,如果要开列“大学期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几本书”的话,那李泽厚的数部著作,包括《美的历程》、中国思想史“三论”(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《中国近代思想史论》《中国现代思想史论》)、《批判哲学的批判》大概率会排在前列。

生活中的李泽厚是温和的,而他笔下的文字却闪着霜刃的寒光和快意江湖的飒爽。

与其说,李泽厚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启蒙者,一个学派的“领袖”和“宗师”,不如说他是一位剑挟风雷的大侠,搅动翻卷了呆滞拘泥、寻章摘句的思想学术圈。

他的文字,让我们第一次知道,美学能够如此让人心如柔丝,酣然沉醉;哲学不一定会枯索干涩、玄奥难懂,而是能够如此明白晓畅、摇曳多姿;而思想的暗邃里连着智慧的光芒和心灵的愉悦。

对于李泽厚先生的学术,浅陋如我者,自是无法置喙。姑且引用几位专家的评论吧。

复旦大学名教授骆玉明评《美的历程》:“兼具历史意识、哲理深度、艺术敏感,还颇有美文气质。”

易中天说:李泽厚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大放异彩。我们看他那时的著述和言论,真可谓四路出击八面威风:评康德、论孔子,谈文化,说思想,臧否历史人物,指点当代文坛,梳理古今脉络,畅议中西学说,直至最后建立和提出他的“主体性哲学”。其范围之广阔,气势之恢弘,见解之精辟,文笔之华美,让许多号称“美学家”乃至“哲学家”的人相形见绌黯然失色。谈他的《美的历程》:“以十几万字的篇幅来完成这样一个‘美的历程’,高屋建瓴,势如破竹,且能做到该细密处细密,该留连处留连,丝丝入扣,顺理成章,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巡礼中触摸到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,诚非大手笔而不能为。”

三

1998年9月23日,应时任院长朱汉民邀请,李泽厚曾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讲学,并热情洋溢地做了长篇答湖南学者问。

置身于这座千年庭院,李泽厚先生自己也许并没有意识到,他的学术创见、学术气质与这“道南正脉”有着颇深的渊源。

李泽厚出生于湖南宁乡一个贫困的山村,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之前,生活、求学一直在湖南,曾就读于宁乡四中、湖南省第一师范。

湘人的血脉赋予了他质实、执拗、傲岸,直道而行的学术风骨。“我在学术上从不考虑是否得罪人的问题。”“我觉得至少在人文领域根本不需要什么导师。”这是他流传甚广的名言。有人给他的文章提意见,他回答:你可以提,我可以不听。朋友们建议他改动一些文字的时候,他的话几乎成了口头禅——“我一字不改”。

湖湘文化涵养了他敢为人先的学术勇气。一次接受媒体访谈,他说从学生时代起,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,不喜欢空洞繁琐的东西。他的朋友们说,他很喜欢孟子那句“虽千万人,吾往矣”。

这种但开风气、领导标新的学术勇气,使他上世纪60年代寂寂无名时即敢于在美学观点上挑战权威,创立新说,并因此一炮而红。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,李泽厚在学术界一直处于领先地位。他总是在出版新著作,发表新见解,提出新问题,阐述新观点,甚至不断引进和创造新名词、新概念、新提法:异质同构、儒道互补、有意味的形式、文化一心理结构、主体性、积淀等等,从而成为一个时代学术思想的先驱者。国内学术界评价他:有大胆、大才、大识和大力。

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传统精髓贯穿于他学术研究的始终。“人类学历史本体论”“吃饭哲学”“西体中用”“实用理性”等是他提出的哲学范畴。他不屑于空疏的概念演绎,他觉得哲学就是研究人类命运。“哲学应该考虑根本问题,根本问题就是人活着,也就是人的命运问题。这个命运包括人类的命运、国家的命运,个人的命运。”

“佛知空而执空,道知空而戏空,儒知空却执有,一无所靠而奋力自强。深知人生的荒凉、虚幻、谬误却珍惜此生,投入世界,让情感本体使虚无消失,所以虽心空万物却执着顽强,洒脱空灵却进退有度。修身齐家,正心诚意,努力取得超越时间的心灵境界——就是否就是‘孔颜乐处’?”这段话,是李泽厚先生寄慨遥深,既超然洞彻又肩荷使命的“哲学家言”。

四

上个世纪90年代初,李泽厚先生出国。此后几十年,他先后在新加坡、法国、美国等国讲学,最后定居于美国科罗拉多一个小镇。除了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,他还荣膺巴黎国际哲学学院院士、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的头衔。

虽然生活与学术研究主要在国外,但李泽厚与国内学术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,并常回国内讲学。更重要的是,他的哲学研究根在中国,魂在中国。

他志在熔铸儒家传统、西方哲学、马克思主义,“李泽厚先生吸纳了康德、马克思、后现代、杜威等外来思想后,开出了第四期儒学,从而使儒学在全球化、大生产的时代,再获新的生命力——为人类的普遍性注入中国文化的独特性。”

他暮年哲学研究的一大宏愿是改造儒学,“它既不会丢失中国的优秀传统,又能产生一种与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行为规范,这就是我们要努力实现

五

假如这个目标实现了,就有可能使中国文明大放异彩。”“转化性的创造是希望走出一条新路来,既跟世界普遍性接轨,又能保存着中国传统文化精华,那将来就必然会具有普遍性,成为将来中国走入全世界文明的一种最大的成就。”“假如中国在经济上、政治上、文化上都能走出一条新路来,那对人类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,这就是我的希望所在。”

赤子之心,拳拳之意,跃然字里行间。

去国怀乡,家国之恋,乡土之思,更形诸于他的言行和笔墨。1987年他在新加坡做研究工作,为陈望衡一本书所写的序言最后一段写道:“此地新绿常年,花红到处,生活充裕,工作顺手;但奇怪的是,尽管全家在此,故土之思却并不减却。原来以为全家来此,不会想家,不料大谬不然。且不说多年故旧、年轻好友,且不说湘水麓山、汉家城郭,就是北地风沙、小楼寒舍,对我也是极大的诱惑与怀恋。”

“春风三月,凭窗远眺,但见白雪山顶的洛基山脉,再也看不到那满山红艳的杜鹃花和金黄色的遍野油菜花了。怅何如之。”这是他为另一朋友一本选集作序写下的一段文字。

去年8月14日《湘江周刊》头条刊发的陈望衡先生《李泽厚的湖南故乡情》一文,读来更让人眼酸心热。

五

孤独伴了我一生。

这是李泽厚先生的夫子自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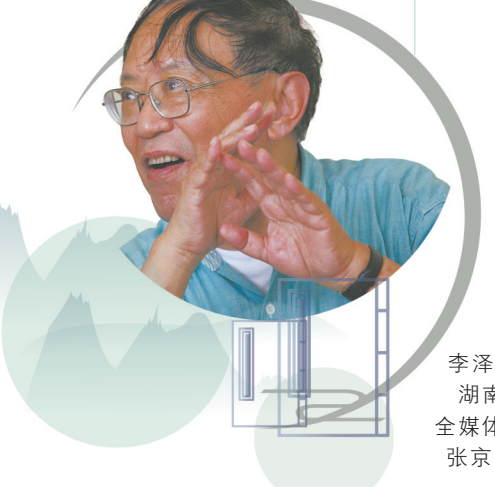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孤独,既有不喜人情往来、不善与人交往、不会处理人际关系,一生只肯埋首书斋的世俗的有形的孤独,更深层的是他思想、心灵的孤独。

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哲人的人生行旅注定是踽踽独行的孤旅,何况于李泽厚这样总欲站在思想学术最高地的人呢。

上个世纪90年代后,尽管李泽厚的著述依然丰产,尽管他在学术小圈里的辩难、论战始终热闹非凡,但是,他的名声和影响确实是日式式微了。同时,他后期的学术创见也再没有那个“黄金十年”登高一呼天下景从的盛况,更多的是争论和非难。只是,洞见世道人情的哲人李泽厚对此当是早已淡然释然了吧。

不管怎样,李泽厚先生都无愧于一个时代启蒙者的名号,就凭他那十年的巨大影响,就凭他那些观点独到、思想丰赡,历经时间磨洗依然光彩焕然的著述,他已然竖起中国哲学、思想史的一个标杆。多年之后,仍会有人为他的文字击节叹赏,为他的风采感慨唏嘘。

作为同代人,我们更不应该让他曾经的经典著述孤寂冷落。



李泽厚。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张京明 摄

湘江观潮

汪建军

新杂技剧是用“杂技语言”讲述故事、勾画人物、表达情感的新型剧种,既是杂技艺术的大胆创新,也是一种用杂技艺术讲好中国故事的尝试。新杂技剧《青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》,是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紧扣市场、扬长避短,为坚持走创新之路而创作的作品。

《青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》编创团队让人眼前一亮。他们是一支有思想、有激情、敢于创新的年轻团队。总导演刘梦宸,“80后”的青年舞蹈编导、现代舞者,北京舞蹈学院青年教师。她创作的作品前卫、紧跟时代节奏、深得年轻观众喜爱。她与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董事长赵双午的第一次碰撞,便产生了共鸣:要做一部纯粹走市场的新杂技剧。

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很快组建了50人的编创团队,核心演职人员年龄最大的40岁,最小的10岁。国家一级演员2人,二级演员3人,三级演员25人。多数演职人员曾参与过杂技剧《梦之旅》和融合剧《加油吧,少年!》的编创和演出,舞台经验丰富,技术精湛。2015年创排的杂技剧《梦之旅》已经演出近700场,2018年创排的融合剧《加油吧,少年!》获得湖南省“五个工程”奖,并得到国家艺术基金的扶持,两个剧都在业内获得好评。编创团队还邀请到国家一级舞美设计,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副团长任东升、舞台艺术界资深服装设计师阿宽、知名音乐制作人石一岑等人加入。

杂技源自汉代的“百戏”,是具有2000多年历史传统的表演艺术。近年来,杂技艺术在演艺行业异军突起,颇得业内外好评,杂技剧如雨后天春笋,尤其是杂技艺术传统强省强市不断推出新的剧目,很多都成为杂技艺术的精品力作。

导演刘梦宸说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,每个人对青春都有不一样的理解。青春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?每个观众都有不一样的答案。

紧扣“青春”这个主题,编创团队抓住青年焦虑、突破、勇敢、激昂等过程,丰富细节,渲染情绪。在舞台设计上,突出冷暖色调的搭配,以冷色为主;在空间运用上,注重大小、宽窄灵巧设置;在音乐制作上,以原创和经典相结合,以原创为主;在动作表达上,融合了杂技和舞蹈的元素,以舞蹈为主;在道具使用上,大胆使用小巧、新颖的原创道具,颠覆传统杂技道具;在服装设计上,清新、别致、现代甚至还很潮流。剧情上,不再遵循说教式、讲故事式的传统剧情模式,而是贴合当前观众,尤其是“80后”“90后”观众对舞台艺术细节的理解和偏好,运用音乐、道具、动作表达意境,引发观众思考。

该剧也彻底颠覆了杂技演员的惯性演出思维。“如果不是一些传统的杂技表演道具的运用和技巧的呈现,观众很难想象这是一部新杂技剧。”执行导演王蓓说。“演员们都很高兴,排练持续近半年时间,每天朝九晚十,身体都很累。但大家都很高兴,精神状态很不错。”

首演当晚,演员们打破了传统杂技演员形象朴、技巧难的固定形象。在台上,他们衣着时尚、动作潮流、充满自信。80分钟的演出中,舞台背景板一直变换着演员们艺术写真,不时引来观众的尖叫。

“原来杂技艺术也可这么潮!”很多“90后”年轻观众惊叹。《青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》宛如一股新风,颠覆了很多观众对杂技剧目的认知。

青春的名字不是唯一,一千个观众心中会有一个哈姆雷特,相信看完该剧的观众,结合自己对青春的体验,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不一样的回答。导演刘梦宸及她的团队在剧本抛出了一块“砖”——青春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勇敢。而一个“00后”观众看了演出后则说,青春的名字应该是奋斗。

这是一部温暖的、治愈人心的新杂技剧,展示了平凡人物身上闪烁的光芒,勾勒出一个美好时代的景象,以“亮”“潮”“美”赢得观众和市场的认可,为中国新杂技艺术的发展探索出一条崭新的路子。

新杂技剧的创新力

——评《青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》



徐助全

逆水而上。水有水的方向,水速与船行的力量碰撞,劈波斩浪,水花飞溅。层波叠浪冲刷着河滩岸堤,也宛如拍打着我的心岸,胸襟随之宽阔起来。

这次一帮作家们的沅江采风,其目的是挖掘湘西州的泸溪作为禁捕退捕重点县“保护母亲河·共护一江碧水”的治理成果。生态环境的好坏,河流最有话语权。河流是一部贯穿自然生态、人文环境、社会伦理的社会发展史、文明史。

河流是大地的“血脉”、生命之源。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有一句世界名言:“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。”无疑守护泸溪的沅江就是大自然馈赠的风水,它至美至柔,泽被万物。它起源于贵州省云雾山鸡冠岭,到了泸溪县渐

成气候。宽阔浩荡的河面与翠绿绵延的群山一道,尽情地拥抱着面积广大的湿地和丰富的生物资源。

我们的轮船从泸溪县纪念屈原涉江楼的景点启航,朝古镇浦市前行。

两岸景致肆意铺开。右岸河堤上,有一条闪亮的红色栈道,延伸约20公里,沿河的车道树木荫翳。左岸高山如刀削,垂空而下,陡峭的山崖草木覆盖,峰顶的高塔直指日月,水杉、青草,以及三三两两的雪白、橙红、粉蓝野花散在崖壁上生长,这是沈从文笔下的箱子岩、盛满传奇的箱子岩。

屈原想必也注视过这里吧。船驶过铁山大桥,进入一片开阔地——屈望村。三闾大夫屈原被放逐时,驻足于此数日。“乘龄船余上沅兮,齐吴榜以击汰。船客与而不进兮,淹回水而疑滞。”他在沅水边徘徊吟诵。

再往前,辛女峰扑面而来。奇峰高耸,石壁峭削,深涧万丈,怪石岩洞,高处雾气弥漫,若隐若现。这竟是金庸的武侠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中,主人公郭靖、黄蓉大战铁掌帮,躲避山火,闯入山洞,夺得《武穆遗书》的地方。

被掀起的浪花随着波涛远去。阳光穿透时光的缝隙,两岸崖壁倒映在浩瀚的长河里,随水流浮沉。水中,荡漾着多少人生命的影子。有的

成为滚滚红尘中的一道划痕;有的随河去了远方,续写了更多的故事。沅江,湘西的血脉,流淌着历史与传奇。

前些年,依水而生的沅江族人们,没有照顾好这条包容的母亲河。乱砍滥伐,滥捕滥杀,河床被挖得千疮百孔,河水浑浊不堪,不见鱼群。

箱子岩与县城对峙相望,嵌在“十里画廊”间。好些年前泸溪县城搞景点亮化工程、布置灯光秀,砍去了河流沿岸的树木,吸引了一些游客的眼光,鸟儿也散去了。后来,一场洪水袭来,灯光再也亮不起来,倒是多了一闪一闪的萤火虫。

人们及时醒悟,打响了整治河道的第一枪:整治河道生态,严禁采砂,禁捕退捕,实行“河长制”。而后,沿河休耕、封山,防止水土流失。

现在,鸟儿们不计前嫌地回来了。白鹭、黑鹇、游隼、灰鹤、白琵鹭、绿翅鸭等不时可见。它们或在空中高低盘旋,或落进山林草木中,鸟鸣啾啾,委婉动听。

沿途有几艘停泊在河湾处的废弃挖沙船,许多苍鹭落在船上。直到水浪逼近,它们展开羽翼,双腿一点,向深蓝色水域飞去。

水域一片宁静。过去的一些挑水埠、洗衣埠、蓬蓬船,也不见踪影。曾以为木房瓦屋、渔家灯火、槌棒声声,是诗意的田园生活,现在看来,

那是一种忧伤、贫瘠的凄美。如今,一栋栋依山傍水的新颖洋房、宽阔的道路、整齐的稻田和果园取而代之,新兴的乡村图景更加靓丽。

蓦然,数行白鹭从船头掠空而过,以为会碰撞它,却是虚惊一场。它们飞到岸边水草里去觅食,船慢慢地靠近,只见它们扑腾争抢食物,一只白鹭抢到比它头还大的鱼叨在嘴里,同伙一起追逐,它仰喙吞噬,当仁不让。不远处,三四个垂钓者,在草从深处说笑,见了我们大声招呼,鱼多得很啊!

船行途间,一条10余斤的大鱼,忽然跃入船中,惹得众人一阵惊呼。在沅江上捕了30多年鱼的唐世美早已从“捕鱼人”变为“护鱼员”,他对鱼虾的习性摸得透。他说,这条鱼可能是受到了惊吓,也可能是有大鱼在追逐它。现在,自然生态环境越来越好,鱼的繁殖力强生长迅速快,这种“奇事”也很平常。

沅江,孕育了距今7000多年的高庙文化,淌出了清亮的辰河高腔,汇集着各种文化大观。它在风声、水声、鸟声中,从容不迫地流动着,用它的美好,有力地证明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

一条河流,始终是一面时代的镜子,在真切地记录着、诉说着……

